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二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韓侂胄專政

光宗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皇子擴卽位乙丑立
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
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己巳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
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己亥復召畱

正赴都堂治事趙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爲武寧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爲樞密使壬午以韓侂胄爲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豈可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達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

及聞侂冑觖望與知閣劉弼言於汝愚曰侂冑所望
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
補外 八月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畱正時韓侂冑浸
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
來之地侂冑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山陵不合侂冑
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 以趙汝
愚爲右丞相汝愚本倚畱正共事怒韓侂冑不以告
及來謁因不見之侂冑慙憤羅點曰公誤矣汝愚悟
乃見之侂冑終不懌 九月壬申以京鏜簽書樞密
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

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鏜時已變素守羣儉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
自此始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
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
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攽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
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
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曰惟有用臺諫耳侂
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
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
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

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冑之人排
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
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冑會龜年出護使客
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冑之勞勿使預
政汝愚爲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
侂冑之姦侂冑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
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
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未幾
復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事見道學紀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
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畱正之去去

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講官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母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盛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皆不報 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十二

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託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騏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舊僚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二 四
一朝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
年一人尚畱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
政體且一去一畱恩意不侔去者不遠則復侍左右
畱者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畱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
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爲優異
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與鑰同奏龜年除職
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
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
爲過龜年旣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畱宜畀外任或外
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御史中丞謝深甫

劾陳傅良罷之。己巳陳騃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騃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爲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祕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旣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思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

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畱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君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禮貌常典使精忠直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

早退及預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畱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夏四月丁巳大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冑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眾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

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近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替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幸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

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
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
持宗社者寢寡也疏上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
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中降旨祖儉
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呂公著
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
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卽死陛下有殺
諫臣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
之貶不出上意尋改吉州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
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

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
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
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
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
父老懼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猶不念去歲之
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
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
秉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
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
非卽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